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六年春正月乙巳朔不受朝

己酉管勾監修昭孝禪寺入內供奉官宋用臣遷一官
鄧守恩減磨勘五年故事督工作止加職上以修奉祖
宗陵寺故特遷官 左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判北留

司御史臺郭申錫爲給事中致仕 中書言欲以市易

務上下界商稅院翰林圖畫院雜買務雜買場諸宮觀
貢儀法從南郊太廟家事府司檢校等庫都亭懷遠驛
三糧料院內軍器五庫隸都大提舉諸司庫務上批內
軍器五庫官物儲積多在宮禁及收內降物兼自有提

舉提點官可不隸提舉諸司庫務餘從之 王安石請

增三司吏祿上批增祿費多所減吏又未可遽減令安石再相度安石言祿不可不增又言不患乏錢之理安石以爲初市易行倉法用萬八千緡以故收市例錢九萬緡方以次修法市例所收未有紀極而團併綱運減省上供所省牙前酬獎止京東及成都兩路歲收已一百萬緡卽吏祿不患少可知上從其請安石又言天下吏人當盡爲之賦祿上以爲然曰但患役法未就未有

錢應副耳

朱史載此事於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失先後之序今依日錄仍見於此

辛亥詔奉僖祖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夾室孟夏

祀感生帝以僖祖配始從王安石之議也

中書以五年三月八日戊

子建議四月三日壬子降詔令其議十一月二十三日戊辰旣從中書所議至六年正月七日辛亥始遷二祖

舊紀於六年正月七日辛亥方具載中書所議卽云奉
僖祖爲大廟始祖遷順祖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
祖配新紀但書二祖削中書所議及僖祖配感生帝實
錄亦止書遷二祖新紀蓋因實錄也今考究前後別書
仍明著始從王安石之議也

龍圖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同羣牧使曾孝寬爲河北路察訪使權發遣開封府界提點縣
鎮公事太子中舍趙子幾副之上初欲用李承之副孝
寬王安石請用子幾上曰子幾性率不如承之詳密安
石曰承之定兩浙役法如何或言役錢亦有不均處上
曰諸處大抵如此恐不免小有不均安石曰遣承之固
善然子幾亦不見性率如河東所減役錢十餘萬在府
亦無過失上曰子幾排保甲倉卒致驚擾安石曰排保
甲適以陝西事人或自驚擾出於意外豈可歸咎于子幾
也上卒用子幾 中書門下言閣門看詳禮院所定同

天節上壽班臣等參詳欲乞自今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已上共作一班止進酒一盞其進金器馬並從宰臣體例進表其親王宗室使相至觀察使駙馬都尉管軍觀察使已上皆進赴紫宸殿依本班序立上壽更不赴垂拱殿餘並依舊制從之先是管軍觀察使已上及親王駙馬都尉並於垂拱殿以官序高下各班上壽酒至八九盞及禮畢而日已晏外朝有班者仍詣紫宸議者以爲近瀆故改之 樞密使文彥博言臣近言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有損國體斂民怨乞寢罷至今涉旬未聞施行切慮陛下以事小不卹而臣愚以所損甚大決不可爲且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魏闕之下治象所觀今令官作賈區公取牙儉之利古

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乎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紳清議尙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議所非者乎斯乃龍斷之事聚斂小臣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玷累朝廷乞賜詳擇於是王安石白上曰陛下近歲放百姓貸糧至二百萬支十斗全糧給軍一歲增費亦計數十萬緡以至添選人俸增吏祿給押綱使臣所費又有百萬緡天下愚智孰不共知陛下不殖貨利豈有所費如此而乃於果實收數千緡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久困於官中需索又爲兼併所苦故爲立法耳彥博所言遂寢不報朱史取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王安石所言併附此今並依實錄見

日本

丙辰遂州觀察使承錫卒贈鎮甯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系
卷一百四十一
陳國公謚榮僖

辛酉賜荆北路轉運使孫桷絹三百柄方經制蠻事
舟觸瀨石覆沒僅以身免上閔其勞故賜之

癸亥權發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許彥先言已牒廣南
兩路委諸縣令佐排定保甲其舊置槍手土丁名役乞
解放止立保甲一法詔兩路轉運使具槍手土丁自來
如何差置敎習以聞中書因請令廣南東路轉運司密
委官吏就排定保甲遂根括丁口聚散實數具奏以憑
立法均定丁米從之此事乃二十八日今并書之
當考後來如何均定丁米

乙丑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太平州張瓊爲給
事中致仕瓊未受命而卒

丁卯詔在京市易務勾當公事孫迪同兩浙淮南東路

轉運司制置杭州楚州市易務利害以聞

詔北江募

人築城寨令章惇等優給錢米毋得擾民

己巳輔臣同進呈涿州牒言雄州不當令容城歸信縣

尉巡厯事樞密院白上朝廷已爲北界罷鄉巡弓手今

更如此意欲占地轉不遜恐須亦以不遜答之上曰只

如常應報不用過當王安石曰甚善北界未必有占地

意緣中國亦常言兩屬地合屬中國中國豈有占地意

我旣疑彼占地彼亦未必不疑我也

此據日錄二十
五日事當考

庚午職方員外郎簽書應天府判官趙令鑠言臣應換

官補外如在京遇同天節太皇太后生辰及非

次朝賀乞用宗室例許妻入內從之仍自今袒免宗室

婦在京亦聽入內 中書言御藥院申昨有旨諸路冬

夏歲賜藥盡計直及降方書下轉運司就合賜之而故事歲差使臣齎賜緣邊將帥因得傳宣勞問今既有法所差使臣恐合隨罷禮房以爲勞問使臣自當如故事不廢餘依所定上批三路緣邊舊差使臣本以賜夏藥故因勞問今藥旣不賜獨往撫問意頗無謂況所賜藥並題名用寶恩禮甚重今若止令轉運司合散恐失事體昨祕書丞何琬止以川峽路遠艱於時至故乞止賜方書今三路地里旣非川峽之比遣使勞賜可且依舊餘依何琬所請 王安石爲上言欲興起治道須變得風俗今誕謾之俗初不改恐無由興起治道上曰人情千變萬化苦難知安石曰人情要保其往誠難若是誕謾已著不能明示好惡繼以懲責風俗如何肯變上好

風俗今誕謾之俗初不改恐無由興起治道上曰人情千變萬化苦難知安石曰人情要保其往誠難若是誕謾已著不能明示好惡繼以懲責風俗如何肯變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民所以不用情必是陛下好信不篤故也上曰前後爲誕謾黜逐亦不少只是卻要審安石曰此事誠要審然旣審之後不加誅罰以當其罪何緣肯變緣作忠信甚難作誕謾甚易作忠信獨人主所利於眾人皆不利若誕謾卽內外更相朋比人各濟其私欲是誕謾於眾人爲利於人主乃不利以其眾人不利所以作忠信難以其眾人所利所以作誕謾易不然忠信是美名誕謾是惡名人何故不避惡名而舍忠信爲誕謾上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若審處而當罪小人亦自服安石曰管仲以當理而人不怨誠可稱然管仲豈能勝盤庚周公盤庚周公乃不能使人不怨豈是不能審處而當罪蓋有使人無怨之道然

而小人妄怨不害爲當理若爲小人妄怨便以爲所處
不當理如此則盤庚周公亦爲有失不足法上曰鞠真
卿素倔強及案江西事當罪便不敢倔強安石曰緣陛
下初見真卿罪狀真卿更無人黨助所以不敢真卿在
先朝所以倔强者蓋持大臣短長故大臣驕之至此陛
下若遇姦人人能如鞠真卿卽誰敢不服今陛下察
人不能皆如察真卿故未肯退聽耳小人情狀以市井
事觀之即可見市井賣百錢物只著價二三千錢必忿
怒若著價三五百錢亦必妄爲忿怒邀厚價若恰與百
錢卽必便肯成交易爲能知其情狀故服也今遇小人
多不當其情狀此所以不服更紛紛也人情雖難知然
亦有可見之道在窮理而已

壬申權樞密副都承旨西上閣門副使張誠一言垂拱
殿常朝先內侍喝都知以下至宿衛行門等十八班起
居次通事舍人引宰臣樞密使以下大班入次親王次
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下次宗室使相以下十班入
方引見辭謝或遇百官起居日自行門後通事舍人引
樞密使以下次親王使相以下至刺史十班方奏兩巡
使起居引兩省官入次閣門使引宰臣以下大班入起
居畢百官出絕兩省班出次兩巡使出中書樞密院方
奏事已是日晏況大班本不分別丞郎給諫臺省及常
參官乞遇垂拱殿百官起居合親王以下十班爲四班
親王爲一班馬步軍都指揮使爲一班宗室使相至刺
史爲一班使相至刺史爲一班其垂拱殿常朝紫宸起

居日親王使相已下班並依舊從之

賜許州民賈士

明錢五十萬先是修諸宮觀皆用黃丹燒磈礧瓦土明

獻瓦法代以黑錫頗省費故賞之

察訪章惇言懿洽

州蠻殺招諭侍禁李資詔遣入內供奉官馮宗道往荆

湖南北路勾當公事及體量蠻殺李資因依以聞後宗

道言資泊舟河側蠻輒圍掩殺之乃詔除元造意并下

手人許人捕殺與補近上班行仍第行賞餘並釋不問

資辰州流人與張翹同獻策故惇遣資將輕兵入蠻境

招諭資褊宕無謀穢謾夷獠故爲所殺

李資事用魏泰東軒錄刪修泰

錄具去年十二月

是月置潭州安化縣升七星寨爲鎮

武經邊防云七星寨控海山洞口太

平興國中置魏泰云章惇以潭之梅山邵之飛山爲蘇方楊光潛所據遂乘兵勢進克梅山建安化縣又令李

神宗史

浩將兵取光僧師至飛山扼險不能度而還
南江傳六年正月章惇言辰州南江溪洞盡以內屬其
新歸地自西以北環數千里依險團族甚眾遣官於懿
峽富錦黔州分建城寨是月石鑑言峽富等十七州首
領舒光秀等與蠻一千五百餘人納器甲歸朝已勞遣
還其地淳又言辰州南江知州管內軍衙首領等各乞
納土爲王民詔補向永修爲西頭供奉官餘補官有差
實錄但書安化縣七星鎮與南江傳不同當考是年二
月癸巳五月癸丑六月丁丑及

並應台參照

翰林學士曾布權知

貢舉知制誥呂惠卿天章閣待制鄧綰直舍人院鄧潤

甫並權同知貢舉

二月乙亥朔詔供備庫副使太原府代州路都監蕭士
元罰銅十斤府州都監成恭二十斤先是便殿引呈虎
翼軍士蹶張武藝疏弱上問出戍所隸以二人對故坐

責七年正月士元分畫地界益廣赴官吉州益廣道病失心刺殺婢繫真州獄以姊

無依遣人迎之而貧不能自歸詔貞州賜錢三萬津遣
仍給驛券

丙子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張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燾前知瀛州遭母喪服除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以劄
子上曰燾近臣宜以詔乃以詔起之 禮部貢院言乞
依發解條以前次科場明經到省及明經奏名人數同
比較係若干人到省取一人奏名外據所剩奏名額並
撥添進士奏名卽雖到省人數多合格人少亦將不合
格明經奏名人額添進士從之

丁丑祕書丞崇文院校書朱明之爲館閣校勘 詔開
封府判官梁彥明推官陳忱各罰銅十斤去月十四日
宣德門親從官王宣等與宰臣王安石家人從喧競指

揮使李師錫擅傳語開封府官行遣而彥明忱不察虛
實親從官阮睿本不與喧競亦決杖御史蔡確彈奏開
封府官吏曲意迎奉大臣之家望特加重貶故罰及之

蔡確疏據陳瓘尊堯餘言兼中書及密院時政記

先是安石從駕觀燈乘馬入

宣德門衛士呵止之撾傷安石馬安石大怒請送衛士

於開封府又請罷勾當御藥院內侍一人上皆從之安

石猶不平確奏疏曰宿衛之士拱衛人主而已宰相下

馬非其處衛士所應呵也而開封府觀望宰相反用不

應爲之法杖衛士者十人自是以後衛士孰敢守其職

哉上善確言然宰相乘馬入宣德門是非上卒亦弗究

也

此據陳瓘尊堯餘言請罷勾當御藥院內侍一人不知姓名又不見于它書當考

安石自

敘其白上語云親從官撾擊坐車及旌旂臣至宣德門